

论 真实

不扯淡的智慧

On
TRUTH

[美国]哈里·G. 法兰克福 著

Harry G. Frankfurt

孙涤 郑荣清 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

论真实

不扯淡的智慧

OP
FRU
THE

[美国]哈里·G.法兰克福 著

Harry G. Frankfurt

孙涤 郑荣清 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论真实 / (美) 法兰克福 (Frankfurt, H.G.) 著; 孙涤, 郑荣清译.
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09. 1
书名原文: On Truth
ISBN 978-7-5447-0394-9

I. 论… II. ①法… ②孙… ③郑… III. 真实性-哲学理论
IV. B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4218 号

On Truth by Harry G. Frankfurt

Copyright © 2006 by Harry G. Frankfurt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. Knopf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
Inc.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9 by Yilin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07-212 号

书 名 论真实
作 者 [美] 哈里·G. 法兰克福
翻 译 孙 涤 郑荣清
责任编辑 谢山青
原文出版 Alfred A. Knopf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3.625
插 页 4
字 数 27千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0394-9
定 价 18.0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Contents

目录

• 序 朱伟一	1
• 译者序 孙滌 郑荣清	11
• 论真实	25
• 跋 陈嘉映	103

鸡汤与咖啡 ——序《论真实》

《论真实》在美国上市首印 20 万册，许多书店的收款台旁都有此书（美国的书商真是厉害，发行渠道极强）。《论真实》英文名“On Truth”，由 Alfred A. Knopf 出版，全书不过两万多字。有时候小册子的宣传作用远大于宏篇巨作，《论真实》就是一例。的确，无论是升斗小民，还是高官巨贾，真实、谎言和扯淡都是让人们挥之不去的问题。

一、真实难缠

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——男女关系是这样，上市公司做账是这样，法律上的证据规则也是这样。（例如，辛普森明明杀了发妻，事后他也间接承认了这点，但律师中就有如此的高手，能说服陪审团对此产生合理怀疑。）几千年来，真实也是一个让哲学家们头痛不已的问题。为此他们发明了许多理论，大致可分为两大类：实质理论(substance theories)和形式理论(formal theories)。实质性理论中包括对应理论(correspondence theory)、连贯理论(constructivist theory)、协商一致理论(consensus theory)、实用理论(prag-

matic/deflationary theory)、表现理论(performative theory of truth)、相关理论(redundancy and related theory);而形式理论中又包括:逻辑真实(truth in logic)、数理真实(truth in mathematics)和语义真实(semantic theory of truth)。

法兰克福是位哲学教授。(而不是哲学家,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朋友大多不会自称为哲学家,中国的朋友一般是谦虚地称自己为“哲学工作者”,故想当然,法兰克福也不会自称为哲学家的。)既是哲学教授,他当然知道真实的难缠,所以开宗明义,在《论真实》的引言中便对真实做了限定:“我的讨论将集中在真实的价值和重要性上,而全然不涉及我们对真实的求索或寻找真理的经验”。

法兰克福生怕读者不明白,在很短的引言中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意思:“我的课题不是求索的过程或者求得时刻,我的课题是目标本身。”

给结论而不求索,是《论真实》畅销的一个重要原因,也是其留憾之处。《纽约时报》的书评编辑艾利森·麦克洛克一针见血地指出:

“美国人有相信真实存在的,如果你是其中一员,那么你多半已经很在意真实了。这就带出了这本书的一个重要问题:写此书似乎是否多此一举呢?”麦克洛克也担心读者不明就里,所以换句话又重复了自己的意思——重要的内容作者往往会重复。“如果

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真实(哲学家们已经为之战斗了几千年),那么知道真实的重要性并认真对待真实,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。”《纽约时报》的那帮编辑们眼毒,看问题入木三分。

二、美国于丹

《论真实》只是重述一个得到公认的结论,但也有排难解惑的功用。如对于孔教,国内外都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,势不两立,水火不容。《论真实》则间或解释了其中的原因。

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对《论语》很不以为然,说是“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中比较明确

的是，将常见到的道德转换为听上去头头是道的教条，任何其他民族都能做到这点，或许还能表述得更好”。黑格尔意犹未尽，更直接批评孔子本人，“孔子有些实用主义的智慧，但仅此而已，绝不是思辨的哲学”（黑格尔，《哲学史讲稿》）。我觉得黑格尔说的不错。中国民间“有奶便是娘”的说法，对实用主义的精髓最为传神，它高度概括了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可谓一言以蔽之，话虽说是粗了一点，意思却全到了。鲁迅视孔教为洪水猛兽。鲁迅战斗性太强，被许多人打入了另类，他的话也许可以不信。但洋溢着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张爱玲对孔子也充满了怀疑。她说：“孔教为不求甚解的人安排好了

一切。”(《中国人的宗教》)

我一直比较困惑,黑格尔、张爱玲以及还活着的某些中国知识分子何以如此厌恶《论语》,厌恶那些热心宣传孔教的人?为什么《论语》在人民群众中有如此广大的号召力?《论真实》一书中法兰克福从反面给出了答案。他说:“认识到关于某一种观点的论据已经是结论的,从此再也无须质疑其真实性,常会给人一种伴随彻底完工而来的满足感,甚至兴奋”。这句话很对我们的路子: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,因为选择太少,所以不愿思索,大多逆来顺受,没有选择也就不用思索。

《论真实》浏览之下,有似曾相识的感觉——啊,像于丹的《论语》普及读物,不妨说

法兰克福是美国的于丹。喜欢于丹作品的人多半也会爱看法兰克福的《论真实》。好心的朋友或许会对两人的可比性产生怀疑。两人远隔千山万水,如何会有可比性呢?法兰克福是位74岁的智叟,活到了“有任性权利的高年”,而于丹则是位正当年的美女作家,两人如何有可比性?但我以为两人是可比的。两人都烹制了深受大众喜爱的袖珍哲学和心灵鸡汤。

《论真实》的姐妹篇《论扯淡》(*On Bullshit*)倒是一本颇具战斗力的小册子。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到处扯淡,总是扯淡,用孔子的话说就是“言不及义”。《论扯淡》也是一本小册子,销路不错,所以出版者再推出一本。可

惜,真实与扯淡相比,真实很难讲出新意。

当然,大多数人还是要喝鸡汤的,如一位诗人所说的,“善男信女向菩萨的取暖”。心灵鸡汤也有这个功用。而且即便是今天喝咖啡多于喝鸡汤的人,也是从喝鸡汤开始的——我们无意中给自己的孩子喂过“三鹿”毒奶,但从未给孩子灌过咖啡。爱喝咖啡的人,包括爱喝牛奶加咖啡的人,不能强求大家都来喝鸡汤——做不到也很无趣,若是人人都喝咖啡,那又是千篇一律了。

三、翻译品质

《论真实》的中文版是真正的大家手笔。

孙涤教授的译文很精到,堪称对原文的再创

作——翻译也是一种创造。时下许多译文粗劣不堪,已经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,主要是出版社为了节省开支而稿费付的太少所致吧。这样一来,译者难免草草了事。孙涤先生已经是终身教授,能够不计工本地翻译一本书,非常难得。看了孙涤教授的译文,我仿佛回到了80年代初,那时候的译文很多,质量也很高,让人非常怀念。

朱伟一

评论家,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

译者序

小书译成后,想说几句;原本打算写一大篇的,恐怕说得多,反而说不明,踌躇了竟有一年,还是先说两句让它付印吧。

我在译事,是一个门外汉,在哲学研究,是门外汉一个。为什么动了翻译这本书的念头?

看了原本就明白,它可不容易译。法兰克福教授的文字挺严谨的,虽然他没把它写成学术论文,行话不多,他的风格和品位如

此。如若逐字直译,徒然令读者扫兴。所以把译本通常的套话 (last but not least...)拖到前面来先讲明,译本的句式对原著的进行了大量的改组,译者自认为这样来译有助于增加理解和趣味。若有不当之处,当由译者自负其责——难道还有别人替你担着不成?交代完这段“first but not most”的套话,想谈谈翻译此书真正的困扰。

“On Truth”,为什么不是通常的“论真理”?斟酌再三,还是决定译成“论真实”。这绝非咬文嚼字,对大家来说,无论从语意还是从感觉,“真理”和“真实”的差别是显然的。这个贯穿通篇的核心观念,译作“真理”而不是“真实”,出入就大了。

真、善、美是人类的普遍追求,这三个大致划分的范畴里,“美”和“善”源自人的观感和情感,而“真”相对而言比较能够独立于人而存在,虽然争议不少。这个“真”,显然是“真实”之真而非“真理”之真。人们很少愿意把自己认定是邪恶或丑陋的事理称之为“真理”的,尽管邪恶或丑陋的事理是真真实实地存在着的。在人们对自身和对他人关系的认知里,以及沟通交流的言辞表达里,“真理”向来是“善”、“美”和“真实”的结合。有时更要命的是,客观的“真实”往往不得不同某个群体的“善”及某种时尚的“美”绑在一起,为其效力,才能结合而为“真理”。

这是我们把“truth”译成“真实”的第一个